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二十八回 會重關嬌鸞娘子誇奇寶 傳華札跨鳳才郎娶狀元

無知、春桃，皆改了女妝，嬌鸞相了一回，笑曰：「姑娘作女子，不似作男兒俏哩。怪得紹莊勇思量把三個女兒招你。」無知又把石棋鄉山翠屏的事，說了一回，嬌鸞不覺掩著口，哈哈大笑。停一會，曰：「我們顏公，只是生來俊雅，人人都想嫁他，故此收得滿莊兒的娘子。若姑娘是真個男子，我們顏公，都讓著你哩。」更生曰：「他做假男子，還把風話兒調戲人，被無智師兄罵了一頓，若真正男子時，不知怎地哩。」各人又笑了一回，傳令拔營起行。將至芝蘭鄉，打聽得少青還在韓莊未回。嬌鸞謂更生曰：「這裡至韓莊，比黃石較近。顏郎為著娘子，常抱憂思，不如竟投韓莊，見了顏郎，然後議回黃石。」更生然之。又佳芝蘭鄉勇魚泳斯求見。嬌鸞傳至，曰：「儂率兵往救桃花，所過諸鄉，鄉長無不出迎，爭獻糧米，你鄉長自恃強大，小覷儂，這時候才使你來，有何說話。」泳斯曰：「小鄉長緣有病在身，未能躬擐甲胄聽使令。況本鄉連年凶荒，常供尚自拮据。今十分震懼，特使某奉軍米三十石，牛十頭，酒三十壇，敬犒從者。另黃金十錠，供娘子花粉之資，冀賜收納。」嬌鸞曰：「鄉勇善言，惟鄉勇命。若汝鄉長自來，儂別與計較。」泳斯叩了頭，交納諸物，辭去。嬌鸞遂拔營望韓莊進發。

是時，韓陵已立其孫韓騰為莊公。自乃偕少青在十字道，監造重關。韓騰聞嬌鸞兵至，即帶了杏英夫人及鵬飛、鯨飛出莊迎接。時雪燕仍在韓莊，亦與嬌鸞、更生、無知廝見了。嬌鸞待不得少青回莊，即帶了數騎，奔十字道，來見少青。少青執著嬌鸞的手，曰：「娘子辛苦，可曾擒得田有功麼？」嬌鸞曰：「聞農兵至，先跑得影兒也沒了。雖不曾擒得有功，卻彩得兩般異寶獻公。」少青曰：「娘子甚麼異寶，可先給我說說。」嬌鸞曰：「一件是合浦舊時亡去的珠，一件是花樣新翻的假陽真陰貨。」少青曰：「娘子這假陽真陰貨，是怎的？」嬌鸞曰：「那貨是藻華的精氣結成，眉目手足俱活，陽氣發時，即現男相，能調女人，中狀元，出師平寇；一時陽氣斂了，便現女人身，能與公同枕席的。」少青曰：「娘子休說笑話兒哄我。」嬌鸞曰：「明兒與公同回韓莊，便分曉。只是別公許久，今夕欲與公飲三杯，先謝冰人。」少青拉著曰：「娘子有好寶貝給我時，我今夜便有好寶貝給你。」是夜，同宿營中。明朝，便帶嬌鸞來見韓陵，並看新造的關。嬌鸞曰：「好形勢呵，只是關外右邊的路，是通魚腸坂，左邊的路，不是通可莊的麼？」韓陵曰：「雖通可莊，只是蒙翳已久，惟可容一人一馬，又多老荊棘，是沒人走動的。」嬌鸞曰：「路可翳，亦可開，據儂的愚見，不若塞斷左邊的路，建個箭台，上可以窺敵人消息，下可以發弩射人。右邊當路口處，建個石寨，為這關作鼎足的形勢，不便雄壯麼？」韓陵大喜：「娘子的經濟，是韓信比不上的。人稱女韓信，猶虧著娘子哩。即依娘子這樣施造罷。」

早餐後，嬌鸞拜辭了韓陵，同少青並馬回韓莊。雪燕已在公館中候著。復擺酒筵宴樂。酒至兩巡，少青便索寶貝。嬌鸞原有個心腹女兵，名蝶紅，是最能巧俟嬌鸞意旨的。此時便呼：「蝶紅，可先捧出合浦的還珠來。」蝶紅一笑而去，旋捧出一個人來，大叫曰：「合浦珠在此了。」少青抬首看時，呵呀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更生。下座來，一把抱住，抱頭的哭個不了。雪燕曰：「今日合浦珠還，可以破啼為笑。」言未畢，嬌鸞左手拉著少青，右手拉著更生，同入席飲。更生約略將前被擒的緣由，後被擒的始末，訴一回，又灑了一回淚。酒又數巡，少青果然轉悲為喜，眉眼都笑起來，又問嬌鸞曰：「汝言尚有一件甚麼假陽真陰貨，一發將出來給我。」嬌鸞曰：「今日是純陰的日子，當現女人身，公見了他時，休便心動。」少青應允。嬌鸞又附耳吩咐了蝶紅，去不多時，見蝶紅帶了一個女子進來，後面有個壯健的丫頭跟著。那女子一眼瞧定少青，走上堂來，道個萬福。只是舉止生硬，不似女人。少青立起來，答那女子的禮。因問嬌鸞曰：「這女子是誰，玉頰冰瞳，好像是美男子扮的。」更生曰：「是妾的結義姐姐，為何說是男人扮的呢？」言著，遂拿酒與無知，教把莊公盞。無知略斂著衽，把了盞，拜辭去了。嬌鸞曰：「這個就是調女人、平賊寇、中狀元，能與公同枕席的花樣新翻假陽真陰貨了。」少青曰：「究竟不明白，這女子何來？」更生便將他自無力鄉，經石棋，遇翠屏，紹莊考中了花狀元，帶兵救大寅，妾與無智，被他擒獲，因此拜為姊妹，道遇嬌鸞娘子的話，細細的重說了一遍。少青大驚，復笑著曰：「前聞紹莊取了個花狀元，文章韜略古今罕有的。紹潛光待他甚厚，自謂如先主之遇孔明。韓太莊公甚是憂懼，謂如虎添翼，我們無寧寢矣，誰知是女人扮的。怪他動止拜揖全像男人，原來是扮慣了男人的。倘娘子們容他從我時，紹潛光失一翼，我添一翼，紹潛光失一男孔明，我添一女孔明，豈不大便宜。」嬌鸞停了杯，笑曰：「儂原說過，見了他休便心動，公何為變做十月的蘿蔔呢？」雪燕曰：「如何叫做十月蘿蔔呢？」嬌鸞曰：「蘿蔔至十月時，心先動了。」少青亦笑曰：「娘子原說過這假陽真陰貨，能與我同枕席，我須向枕席上試他的工夫。看娘子的話驗也不驗，若不驗時，還要娘子們頂代的。只論這花樣新翻不新翻，不論那蘿蔔心動不動。」嬌鸞曰：「這事可浪試得的麼？儂三個，只是不肯。」少青曰：「明日，使人往竹山稟過夫人，夫人肯時，不由娘子們不肯。」言著，拿酒杯兒勸了嬌鸞、雪燕、更生各一杯。嬌鸞顰蹙曰：「說雖這麼說，但權宜的事，何必驚動夫人。公肯聽儂話時，公與更生娘子間別久了，今晚的佳期合讓他了。明日，就在這裡權作洞房，我三個做你的主婚。若夫人嗔時，只推在我三人身上，我們自有話回他。」少青大喜，筵散後，嬌鸞與雪燕、更生商酌此事，雪燕等那敢違拗他。更生乃將嬌鸞之意，令雪燕說知無知。無知曰：「這事使不得，我原為著公擲鄉長說親而來，今親猶未說，媒人先做了新婦，有是事乎？煩娘子善復莊公，若不遐棄，願俟異日。」雪燕又勸了一回，只不肯從。